

古人的冬日风雅

钟 芳

大雪纷飞的寒冬,古代文人常常做许多浪漫的事,他们赏雪饮酒、踏雪寻梅、煮雪烹茶,实在很优雅,很有趣,也很有意境。

明人张岱喜欢下雪天到湖心赏雪,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所记的《湖心亭看雪》: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,余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,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”崇祯五年十二月,张岱住在西湖边,大雪连绵下了三天,湖中天地一色,游人绝迹,飞鸟罕至。这一天晚上,他逸兴大发,划着一条小船前往西湖的湖心亭看雪,这是一种何等的雅兴啊!谁想,到了湖心亭上发现已有两人围炉对坐煮酒。他们看到张岱,也很欣喜,颇有幸逢知己之乐。他们拉着张岱一同饮酒,张岱在尽力喝了三大杯后才与他们告别。下船时,就连船夫也喃喃地说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啊。”

其实早在宋代,赏雪玩雪便成为市井流行的冬季户外活动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:“考之此月,虽无节序,而豪贵之家,如天降瑞雪,则开筵饮宴,壕雪狮,堆雪山,以会亲朋,浅斟低唱,倚玉偎香。或乘骑出湖边,看湖山雪景,瑶林琼树,翠峰似玉,画亦不如。”南宋时杭州,天降大雪时除在家中开筵邀朋友赏玩之外,又爱在西湖玩雪船,兴味别致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卷三《赏雪》中说:“禁中赏雪,多御明远楼。后苑进大小雪狮子,并以金铃彩缕为饰,且作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,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,并以金盆盛进,以供赏玩。”所塑雪狮子,用金铃彩缕作为装饰,极其豪华讲究,其规模可谓巨大,形式可谓丰富多彩。

面对冬雪天,来一场清雅的“踏雪寻梅”亦是古人喜欢的风雅活动。唐代诗人孟浩然情怀旷达,常冒雪骑驴寻梅花,曰: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。”隆冬季节,百花中唯梅花于风雪中独自怒放,风姿卓雅,铁骨虬枝。这时,诗人诗兴大发,欲雪中咏梅,于是一边在风雪之中骑在毛驴背上苦苦推敲,一边呼唤书童前面引路,二人走到深山老林里寻找到了梅花,在那儿喝点茶,弹弹琴。想想这图景,真是深邃而幽雅致人沉醉。



时光 孙世华 摄

爱梅爱得如痴如醉的北宋诗人林和靖,他终身不仕不娶,隐居于杭州西湖的孤山,种梅养鹤,后人称他“梅妻鹤子”。林和靖在西湖边上有一座小庄园,前后种植了不少梅树。每年梅花盛开时,株株枝头凌雪怒放,树影婆娑,清香弥漫,悠悠流转。他便不再外出,从早到晚流连在梅树之间,饮酒、吟诗、作词,怡然自得。他的《山园小梅》“众芳摇落独暄妍,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被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。

雪为煮茶的上品之水,煮雪烹茶一直是古时文人的风雅之举。唐代白居易烹茶喜欢用山泉,但最爱的还是雪水,他有诗《吟元郎中白须诗,兼饮雪水茶,因题壁上》:“吟咏霜毛句,闲尝雪水茶。城中展眉处,只是有元家。”宋代陆游亦有《雪后煎茶》:“雪液清甘涨井泉,自携茶灶自烹煎,一毫无复关心事,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明代高濂在《扫雪烹茶玩画》中说:“茶以雪烹,味更清冽,所为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,幽人啜此,足以破寒。”掬一捧无瑕白雪倾入釜甑,万籁俱寂中听汩汩水沸,闻缕缕茶香冲淡浮尘,恍觉时间已停止。

《红楼梦》第41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中,妙玉招待黛玉与宝钗喝“体己茶”,黛玉问:“这也是雨水煮出来的?”妙玉抢白说:“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,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,总舍不得吃……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,如何吃得?”用梅花上的雪经过封存,埋在地下,越久越清越甘醇,煮这样的茶喝,清心悦神,还有淡淡的花香。能够品味到这样的芬芳气息,想想都是美好的,可以使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人生。

眼神

王启林

左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娃娃,右手垂在腿边,指缝里夹着一棵香烟,又瘦又黑的脸上,一双凹陷的眼睛疲惫不堪。小桌上一荤三素,一只小簸箕里装了十来只大馍,碗里盛着半碗稀饭,一双筷子架在碗上,一只斟满酒的酒杯安静地立在碗边。忧郁的眼睛,紧紧盯着对面的中年男人。

“哥,你说把他弄回去,么样弄得回去!”这个女人是我二姑,中年男人是我父亲,兄妹俩正在商量病人膏肓的二姑父的后事。二姑父时年46岁,淮南煤矿矿工,患上矽肺病,肺几乎丧失了呼吸功能,刚刚我们才去矿工医院看望他,时间是1975年暑假,我读初中。

二姑父病危,只能让孩子陪护,二姑每天得上班,她是家属工,上一天班才有一天钱。拉石子、拉沙、拉砖,干男人的活,挣钱却少,如果丈夫走了,一家七个孩子,长女才上高中,小儿子还在怀中,生活的艰难超乎想象。

第二天父亲又去看望二姑父,我跟二姑去拉石子,帮她推车。下坡时,我觉得自己长大了,有力气,逞能拉车下坡,岂知下坡需将车把手向上提,这样车速才会慢下来,我一个初生牛犊,哪晓得这些?一直压着车把往前跑,等感觉不对时,装满石子的车子已无法控制,裹挟着我冲向路边的斜坡。我听到耳边风声呼呼,索性将眼一闭,任上天安排,幸亏斜坡下有堵石墙,半压着的车把手咣一声撞上了石墙,撞得烟尘四起。二姑从后面连滚带爬来到板车边,将我从车把手下拉了出来,二姑满眼恐惧,脸比瓦片还灰暗,嘴唇哆嗦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二姑家的房子是一楼一底,在那个年代很洋气,可她们家有九口人,我们来了睡床,她们就得睡地铺。孩子转眼就会长大,也要住房。见邻居有人利用厨房顶上的平台和门口空地盖房,可自家丈夫病重、孩子尚小、口袋无钞,怎么办?她就盯上矿区路边丢弃的砖石,经年累月,捡来的砖石差不多够盖房了。白天,二姑像条老牛一样去拖车;下班后,三四个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孩子等着料理;只能等月亮升上夜空,才抽空抹几刀泥、砌几块砖。二姑先是利用厨房顶上几平方米的小平台撑出一间小阁楼;我上大学时,她在房门正对面紧靠围墙处加盖了一间平房;我旅游结婚时又去了一趟,见平房升成了楼房。房内用黄泥抹平,刷上石灰浆,倒也明亮。外墙砖有三角形的、梯形的、菱形的,有红砖、青砖、灰砂砖。屋基用的石头也是形状各异、大小不匀,靠拼凑和水泥才能拣平。看着陋室一间间盖起,二姑暗淡的眼里露出了难得的笑。

每年春节看见别的小伙伴穿上了新衣,几个小孩也眼巴巴看着,二姑要强,不愿邻里轻视,几个月前就在千方百计攒钱,扯匹布,自裁自缝,让每个孩子过年都穿上了新衣。看着欢笑的孩子,她的眼里透出了幸福的光芒。

二姑父去世后,孩子的学业让生活挤占了大半。二姑说有位表弟曾和一群混混走到一起,另一群混混半夜追打到家,她赤手空拳堵在门口劝他们回去。见劝不返,她淡淡地对他们说:“把我的命拿去吧,我一生拼死拼活为一家子生存劳碌,早活够了!”这群半大的孩子面对二姑生无可恋的眼神,无语了,畏缩了,表弟从此回到了正途。

二姑父的骨灰盒一直放在二姑的床下。她说:“没有时间,也没钱安葬他。”其实二姑是舍不得二姑父离开,说好的白头到老,他却匆匆独自远行了。安葬二姑父须回岳西老家,几年也不一定有时间看他一眼。放在家里,累了、闷了、苦了,就看一看,摸一摸,把外面不能说的话,说给他听。

有天,最小的儿子睡梦中起来尿尿,尿到床下,溅到骨灰盒上,刹那,二姑似乎听到了“哎哟”的叫唤声,二姑一下警醒了,叶落归根,丈夫是想回到父母一众亲人的身边了。二姑怔怔地看着骨灰盒,心里五味杂陈,眼里满是无奈:“再难也得把他送回老家啊!”

回想起二姑的一生,笑似与她无缘,偶尔一笑,也是稍纵即逝,淡淡的的笑容还在脸上,苦的尾巴早挂上了嘴角。她在陪伴自己病重的丈夫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等亲人时,心事沉重,双眼暗淡,唯一可以告慰的是,她去世时,七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,都在茁壮成长,我猜想,彼时她的眼神应是平静的、欣慰的。

